

經緯出版社發行

經緯

新一卷一期

(每逢星期日出版)

本 期 要 目

~~~~~  
經緯  
~~~~~  
評壇
~~~~~  
世界大火餘燼熄

勝利之後教育第一  
顧仲彝

國民大會的難產  
程仲文

漢奸們難逃一死  
張契渠

還鄉

徐轉蓬

「五三」「五四」

張十方

風雨少年

蕭克念

經緯曲線

(十四則)

經緯拾零

(十則)


經緯信箱

(唐吉答)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五日出版

南京圖書館藏

標 頂 冊 登



# 上海華豐染織廠

大縐條健嗶元漂漂藍校素條學士織  
 家紋素美·色白 色 服 府 子 生 林 花  
 布呢絨呢嘸紋紋布布布網綢布布呢

撲團女大美健月美華醒  
 學 生 路 亭 美 美 球 豐 鐘

號四街六二四路津天海上 處務總  
 九六四一九 三〇六二九 話電 八四一五 號掛報電

怡神健身

華總經理處

康福脫路一五九號

電話 三〇二八八

三八六〇六

本埠購貨 不取送力



C-35

# 上海啤酒

# 「倒裝葫蘆」看中國

## 奧祕、趣味、奇蹟和幻境

### 却是中國俯拾即是現象

生為中國人，從現實去較量，覺得什麼事都是水準過低，條件不夠，看不順眼，過不舒服，總不免使人心灰意懶，嗟嘆命運不佳，可以說是何不幸而生為中國人。

但在另一面說，中國雜陳着史無前例的問題，迥不相同的事實，是奧祕，是趣味，是奇蹟，是幻境，別的地方不容易見到，經歷到，然而我們的日常生活，却就和這些奧祕、趣味、奇蹟和幻境，結成了不解緣，無法分開，如果我們用腦子思維，用感官體驗，這樣的機會，怎不能說是奇遇？是生何幸而為中國人。

記者在這種生活中，僅僅發現一點最小的真理，就是頗為耐人尋味的了，我覺得中國的事情只有一個公式就是「倒裝葫蘆」。

你如果看見葫蘆柄在上面的，你就以為一切的葫蘆柄都應該在上面的，你就永遠不能認識中國，永遠不能了解中國，永遠不能在中國獲取你的滿意的收穫。

## 欺騙得人民包辦得一切

### 纔有資格高調唱「民主」

瞧吧！欺騙過人民的人纔能喊「民主」，詐得住人民的人纔在嚷「民主」，把老百姓千萬萬趕上戰場衝鋒，流血，離散，死亡的人們，他們是為民主而奮鬥，是為人民而犧牲，否則就不配談民主；包辦得住選舉，控制得住人民，然後談民主，否則他們會對民主一無興趣，這不是一個倒裝的葫蘆是什麼？

## 內戰漩渦中的中國人 是頂「傑出」的中國人

「東北」是中國的生命線，也是世界治亂的關鍵，照例在這樣的地方，應該怎樣審慎，建設，團結，統一，但是中國人却不是如此，玩火的就玩在那裏，戰爭投機也投在那裏。中國不應內戰，更不應在東北內戰，美

國人替我們着急，慌忙派最傑出的馬歇爾元帥來華調處，他奔走了好久，總算開了一次協商，簽訂了一紙協議書，可是他還以醫生的身份，開了方走了，這裏爭端却再起了，馬歇爾當了醫生還當着調劑，調劑到，記者觀察這情景，自歎是中國人之一，無臉見人，但那些漩渦中的中國人，却還不惜一戰以佔領地盤，真是駭人聽聞的倒裝葫蘆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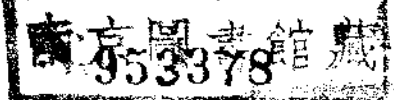
## 理財聖手是印刷匠 會借外債是政治家

大家嘆着物價高，吃不消，我們財政經濟的專家，他們想過很多的辦法，「渡過難關」，他們的辦法是跟着飛機一般向上的物價追，愈追愈遠，愈追也愈不逮，老百姓苦挨了八九年，士兵公教人員忍飢受凍了八九年，物價的威脅，威脅了生活，迄今並無減輕之望，然而中國却出了理財聖手，專以印鈔票為全副本領的理財聖手，這誰不能說不是葫蘆倒裝了。黃浦灘頭大批的貨輪擁塞住了，傾銷已殺傷了民族工業，戰後經濟建設云云，就應該叫民族工業在進口貨的壓迫下拾起頭來，然而大家所注意的倒裝不是要民族工業拾得起頭，却是不能開罪於友邦，十億美元借款之類的新聞，比民族工業的振興似乎更能使人感到興趣，更能有效拯救了中國。於是能够借得來債的是政治家是當代賢能，如此云云，不是倒裝的葫蘆是什麼？

## 夫子不如阿媽闊 黃色文章滿歌浦

大學教授，該是如何尊嚴神聖，該是如何為文化學術而努力，然而他們在中國受着無比的生活壓迫，「人人稱我老夫子，生活不如老媽」，一個大學教授的待遇真不如一個老媽子的收入了，造成這種事實以後的事實，依然還是「國家經濟艱窘」，還是「不勝遺憾與同情」而已，從此中國的學術將如何？誰都不敢想，可是又誰也沒辦法，這不是倒裝葫蘆是什麼？

以上海而論，黃色文化已如惡疫瀰漫展延，佔據了整個書肆市場，佔據了最大的文化外輪市場，衛道之士固已搖頭三歎，但是牠的銷路，依然風行一世，坐在車廂中利用擠軋的喘息不肯怠懈細讀的是黃色刊物，辦公桌上把文件攤在一邊先觀為快的是黃色刊物，飲食店裏，遊戲場裏，不消說更是觸目皆是。現在上海有四十餘種黃色刊物，每種銷數多達萬數以上，黃色刊物老闆每月收入竟在百萬以上，黃色文學家月入亦達五六萬，可是上海二十餘家報紙可銷萬份以上的，不滿五六家，這不是倒裝葫蘆是什麼？（行）



# 世界大火餘燼未熄

## 當前雖未能斷定災難再現

### 聰明政治家實應多籌善策

國際情勢在紛爭擾攘的局面下，起着許多新奇而又必然的變化，希望和平的國家，雖然正在分頭努力戰後和平的締造，但繼之而起的許許多多的枝節問題，却成了和平曙光中一道可怕的黑影。

我們認為世界經過這場大火後，如果餘燼不熄，那末，一陣大風，仍可使這餘燼復燃，從當前各種象徵看來，雖不必認為世界大火災又將在餘燼中再起，但事勢的演變確能阻礙整個世界安全的進展，聰明的政治家，對這種恐怖威脅是不能不採取一個善策的。

覓取真正和平的途徑，只有在互忍互信的前提下獲得。開誠佈公，不怕問題多，只怕問題無法解決。

## 四國外長會議

### 破裂乎？成功乎？

舉世矚目的四國外長會議，於四月廿五日在巴黎開幕了，會議的內容，現在我們還不知道，其任務却不外化除西方各國與蘇聯間的隔閡，及處理德國的各種問題，擺在這一會議面前的，是歐洲的疆界重新劃分，最感困難的是南義邊界，尤其是的里亞斯德問題，此外是賠償，殖民地等問題，在這些問題下，蘇聯與英美所堅持的態度，我們都希望能在這一歷史性的會議中打開僵局，并以友誼及合理的方式求得解決。這一會議的破裂乎？成功乎？關係今後若干年間的和平安定是極大的。

## 安全理事會

### 遭遇最大譏嘲

此外是聯合國機構安全理事會經復活節假期後，於本月二十三日重行開會，繼續討論蘇聯要求立刻撤銷伊朗案之動議。

事實上，伊朗問題已成為當前國際局勢中最嚴重的問題之一，而問題的產生，正如遠東問題一樣的一串串都和蘇聯發生直接的，正面的關係，在前些議程中，關於伊朗事件，會起了多次激烈的辯論，都未獲結果，現在已從新開會，蘇聯要求將伊朗問題立即自議程中撤銷，英美在安全理事會其他六國代表支持之下，則堅決反對，這樣針鋒相對，前途仍很黯淡，「安全」會中充滿了不滿現狀者的「安全保障」慾，維持現狀的和平者則格於形勢無可「理事」，安全理事會至此，遭遇到最尖刻的譏嘲。國與國之間，沒有絕對不能破除的成見，放棄自己利益是不可能，但也得顧全到別人的利害，集體安全，是需要集體的力量實現的，蘇聯在這次大戰中擊潰軸心固然出了很大的力，但尋求世界和平的果實，還需要蘇聯百尺竿頭再進一步！

## 西班牙問題

### 反映了衝突的癥結

在這一會議中同樣被人重視而且即將討論的，就是西班牙問題，這，澳代表已提議由理事會委派五人小組委員會調查西班牙案。

當波蘭代表控訴西班牙佛朗哥危害世界和平後，西政府曾發表公報，主張要求聯合國機構中的「友邦」組織調查西班牙實地調查，波蘭，墨西哥，及蘇聯，對此項要求極力反對，在舉行第三十四次會議，波代表蘭琪嚴斥佛朗哥效忠軸心，劣跡昭著，各國應與西斷絕外交關係，此時，英國代表則表示反對，美國則主張利用和平方式改變西國政權。

如此看來，各國代表雖佔絕大多數接受波蘭對西班牙案的申訴，但問題的解決，蘇聯與英美之間還有歧見。

## 饑饉威脅了世界

### 大家莫再玩火了

根據路透社的電訊，南國又陳兵希臘邊境了，在國際風雲呈現緊張的今日，最好是大家抱着同樣的決心，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唯一的目的，是努力共建世界永久的和平！

是的，我們實在需要和平了！饑饉威脅着人類的生存，我們還能走上戰爭的邊緣嗎？聰明睿智的政治家啊！再不能玩火了！（聖）

# 勝利之後

· 彝 仲 ·

我們的蔣主席在勝利後曾經說過這樣的一句話：「抗戰期間，軍事第一；勝利之後，教育第一」。這真是一句至理名言，建國大道上一塊路程碑，說明了今後全國應當努力的重心。

但是勝利了已經快八個月了，我們的建設工作，努力到了什麼程度？教育方面有什麼計劃？在最近八個月裏在教育上已做到了些什麼？

我問過許多辦教育的人，沒有一個不搖頭嘆氣，表示失望！我們看看中國的教育，現在到底是怎樣的情形！

(一) 國立大學教授正在罷教，到今天已有三個星期了，但還沒一點解決的希望。教授的待遇不及一個國家銀行的當差。

(二) 全國教育經費只佔全國總支出百分之四·四。

(三) 單就上海一地而論：全上海的教育經費不及保甲經費的二分之一，不及保衛團的經費三分之一。(恕我沒法找到確實的數字，不過大致不會相差太遠。)

(四) 當教員的紛紛改行做商人或做官。留下來忠於職守或無法改行的人只好坐以待斃。

(五) 教員的缺課紀錄超過抗戰八年中任何一年。一天六堂課能上到三堂已真是好的了。

(六) 當校長的莫不焦頭爛額。教育經費除了教員薪金和不够支配的辦公費外，圖書儀器修葺設備等開支分文無着。校長們個個都想擺脫他去。

(七) 教育當局在束手無策的時候只好大聲疾呼向社會上有錢的人伸手乞討「尊師捐款」來維持教員的清苦生活。無奈社會上有錢而肯慷慨捐助的人太少，成績未必能够如願。

(八)

總之，說不盡的教育退步種種現象，長此以往，前途真不堪設想！我希望各黨當局和社會人士不要只顧爭權奪利，只顧互相「接收」，而忘記了建國大事——教育！

## 教育第一

# 信孚印染廠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福 利 多 布 康 耐 花 新 布 天 光 藍 布

著 名 商 標

解 語 花 美 人 蕉 天 光 藍 康 耐 新 龍 雞 雛 小 雞 樂 童 秋 海 棠 桃 花 紅 神 仙 魚 新 八 仙

廠 址：廣東 山 三 路 九 廿 八 號 四 五 號 八 號 電 話：一 三 一 八

電 報 掛 號 一 三 一 八

# 國民大會的難產

程仲文

打破了一個美麗的夢，國民大會果然宣告無限延期了。

國民大會的召開，這是中國歷史上僅有的一頁，民主憲政是由國民大會實現的，民主憲政又是現代國家的政治形式與現代國民的政治生活，如此觀察，國民大會的召開應該是千神雲集的一個令晨。但是今天，對國大感到興趣的人，却是很少，有的人以為要走入現代國家民主憲政的階，乃是別有蹊徑；有的人以為要享受現代國民的民主憲政生活，應是另作他求，還有些人是只好抱歉，因為他們是不能成就國民大會，也不能阻撓國民大會。

一個可以蕩海騰歡的日子，却弄成悽切，窒息，拼鬥的場面，「軍事紛紜，政治僵局」，倒不是文學家的描寫，却是今日時局傳真。

我們的主張，國民大會是應該開的，但不僅是「應該」開而已，尤其是應該開好的，「果」是最苛求的，如無效果毋寧不開，政治協商會議，如此鄭重，如此圓滿，但也帶不到開會之後的時日，分潤不到會議以外的人民，國大今日所遭遇的如此情景，似已遠遜政協當時，「效果」兩字，非僅將成疑問，恐怕是談何容易。所以今天的再延，在事實上不會是太令人氣短之事。

開會以前如果真能停止內戰，共黨及民主同盟真能提出代表名單，憲草小組會議真能獲得結果，國民大會開會期間的熱鬧，恐怕可以把國人頭腦沖暈，以為從此太平幸福，真是祥雲瑞氣，氣象萬千。可是既然做不到這些，延期下來，雖是悽切，莫以為悽！

我們也不是懷疑派，國家的事要弄得好，并非簡單，國大應是產婦臨盆，但她十月懷胎的一段不能令人相信，因此她生個什麼，與怎樣生出，却是不可預卜的。

在另一角度，有人以為國民大會不能不開，民主那可不一定要有有名有實，憲法、定要制定頒佈，人民權利究竟能有若何保障，官吏守法與否，也是不加深究為宜，有槍的還是有槍，要打的說打就打，發表議論開會、

正可表示開明正大，開會而已，如此云云，當可滿意於現實，事實就十分簡單，便可以眼見國民大會隆重開幕而喜，以欣逢民主實現而歌。

## 編輯室

編輯既竟，不能不略作自我介紹，以介紹此由重慶遷來上海復刊的「經緯」。

經緯是三十年春，在陪都發刊的綜合性雜誌。曾擁有抗戰後方的相當數量的讀者。後來為應讀者的要求，又在月刊之外，增行「經緯副刊」一種。專載歷史故事，社會寫實，逸聞散記，以及幽默諷刺的小品。風行甚廣。勝利以後，即在上海籌備復刊，為便於發行，並縮短與讀者相見的時間起見，將月刊改然週刊，每逢星期四出版。內容則將過去之月刊與副刊合而為一。篇幅較前略少，而立論態度則仍一貫過去。希望用我們的力量促進政局的革新，發揚真正的民主精神，我們不希望本刊的態度祇是本刊同人的態度，希望他能代表多數的，至少是一部份的人民的態度。因此，本刊極盼社會賢達予以指教與賜稿。即便是與本刊態度相反的議論，我們也極願互相研究，共同討論。當茲復刊之初，謹向讀者致意。

·編者·

# 難們奸漢

## 逃一死

張契渠

陳公博褚民誼被宣判死刑了。當開始審判的時候，一個表示無論判他什麼罪，決不上訴。一個表示甘願一死，免得麻煩。言外之意，似乎說：在這個時代沒有什麼公理可說。別人存心要你死，求也求不活。所以雖說他們在庭上表示得很像一條好漢，其實並不甘服。

褚民誼在被宣判之後，仍嘵嘵不已。法官會嚴厲訓斥他道「本院宣判你死刑，既不是依從你本人的要求，亦不根據輿論的順逆，而是依據你自己的行為所決定的。」

褚民誼他們的行為如何呢？我們不必看檢察官的起訴書和他們的自辯書，陳公博在蘇高院審問終結之後，最後說一句話極有意義。他說：本案說複雜極複雜，說簡單很簡單，此「公」能看清這一點，畢竟得得上充個漢奸領班。現在高院對他們判決，也便是從簡單方面着眼「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他們的自辯書呢？却偏要往複雜裏頭拉。拉得是非莫辨，黑白不分，叫別人猛一看似乎他們也不無可恕之處。再仔細看看，或許頗有功德，甚至有人竟以為他們比「天上飛來地下鑽出」者壞不了多少。如此，他們的催眠術奏效了。他們要將事實往「複雜」中拉的目的達到了！

統觀三巨奸的供詞，最力的自辯是為「救民」。我並不否認他們的話是絕對的謊言，而且推想他們也許真的救過幾個老百姓。至少，他自己在敵人刀尖下未曾被殺，他自己獲救了，他們的妻妾親友，都弄到一份僞職，過了幾年官癮，也算獲救了，至於救一般淪陷區的老百姓「救」到如何程度？我可不愿往「複雜」中拉，我自信也決對查不清。所以也不想查。不過其中有一點很「簡單」的道理，可以提出來的，便是老百姓雖然是構成國家的重要成份，但不即是國家。因為老百姓有地域之分，黨派之別，有利於這一階層，這一區域的老百姓，未必也有益於別一區域的或某一黨派的人民，而國家是各階層各黨派所共有。遠及邊陲，凡是中華民族，都是主人。今漢奸們口口聲聲救民無不論其救了多少民？救到如何程度？即使真救了，也不能抵消「反抗國家」的罪。圖謀反抗本國，罪該萬死。今即據他們的自辯書為可信，可諒，可恕，將功折罪，貸其九千九百九十九死，圖謀反抗本國一罪不可恕，仍應得一死。



ATLANTIC COMPANY  
 Import. Export and Wholesale  
 Wine Merchants  
 298 Nan Tih How Road Tel. 70720

大西洋公司  
 進出口洋酒批發  
 中國電報掛號  
 外國電報掛號  
 上海南京路  
 二九八號  
 電話七〇七

日本佬退了，逃難的人都還鄉，

還鄉，帶給人們以團圓，快樂，接收中的五子登科，

但社會的低層却身受着了饑寒的侵襲，演出了人間的悲劇。

山中十一月傍晚，氣象異常陰森。一年中第一次大霜醞釀了好些日子了，這種醞釀的天氣，正午有着春日般的和暖，到了薄暮便透露了冬日的酷寒。這時，空中常有一片片墨灰的浮雲掠過太陽，於是，失去了威力的太陽，使地面留下一塊塊地圖似的徙動的雲影。

我躑躅在田野底阡陌間，看着地面雲影的徙移。

墨灰的雲影忽東忽西地徙移，消長

……往往同一原野的左角平鋪着一塊鉛色的雲影，而右角却照耀着金色的陽光，忽而左邊的雲影又移到右邊去，右邊的原野重又哺育在閃爍的陽光下了。

從田野散步回家，經過一條短街。

一個穿着襤褸的夏天的服飾，二十多歲的人，在街上碰見了——一個叫化吧，却又不像，他沒有隨手攜帶那盛「佈施」，盛「慈善」的飯碗，却那麼戰戰兢兢的拿着一張信紙和一個信封……他，面色灰白，浮腫，正是一片腐魚底顏色剛刺過頭，那隻光光的髮根發青的大腦袋，看上去有些嚇人。身上發散着一股襲人的臭氣，在街上碰到的人，會遠遠迴避他，讓出寬闊的路來。

在一家小吃店門口，他站住了。我會好奇的住了腳，我站在離他不很近也不很遠的地方，要從主家上得到什麼或給他什麼地看著他。

店主人，怕他在店顧客被他「驅散」，沒有進店的願主被他「拒回」，為要除去擋在門口的「虎頭牌」，從匣子里檢出一毛角票擲給他：

「吶，走開」

「不，我不向你討錢，我託人寫信。」

店主人慶幸地拾回擲在地下的角票，炯炯的目光，射到我身上來了，指着我卑微地笑着：

「吶，請，那位先生替你寫。」

跟着店主底指示，「他發青的大腦袋嚇人地轉過來了。」

「請……請……」聲音是那麼嘶啞而費力地。

我奮起一股「見義勇為」的俠士底熱情，接收了他底請求。

我走進小吃店，佔有了一隻桌子，放下信紙，準備給他寫信。

「來，告訴我，寫些什麼，寫給誰？」我問他。

他站在門外，吶吶地痛苦地說不出話，一隻腳跨進小店底門檻，而又

給主人底目力，威脅着縮了回去。

「站在門口說吧，說得响亮些……」

「寫……寫給……母親，寫給……」

費盡力氣，困難地，無論如何也响

不起嘶啞的嗓子，聲音反而愈低微了。

離開桌子，我走近他，他斷斷續續

地向我吐露：

「告訴我底媽，日本佬退了，我就

要回來了，叫他老人家放心，最早十天

，最遲半個月，我可以到家了……現在我有些毛病，又沒路費，走不動

——他說到這裏，咬住牙齒，隔一會說：「不過信上不要提起我底病告

訴她，我的身體很好。先生。」

「我明白了。」我說：「還有其他的話嗎？」

我底問話帶來了一個較長的沉默。

「算了，就這樣算了！」悲苦地睜大了死魚底眼睛。隔了一歇無端地他

又添說了這麼一句：「先生，我底媽，今年六十五歲了，她只有我這個兒

子，沒有其他的人。我是從家鄉淪陷時逃出來的難民，我是有家的人！」

我也不再追問下去了。

十一月傍晚底寒風，從街道疾馳過去，使他跟樹枝苦葉似的在寒風中

戰慄。他手上好像背負着鐵的十字架，無法把身軀站直，發青的大腦袋沉

(下接第十六頁)





在勝利後的今日，回想轟炸中的重慶。

當年提起五三，五四誰不為之動魄驚心。

「五三」「五四」這幾個字，寫出在抗戰史上是用的鮮紅的血的；用鮮紅的血寫着這些字眼的日子，我正在重慶。

依照我的記憶，從我到重慶的二十七年八月底到二十八年四月底這一段期間中，重慶似乎發放過幾回警報，且曾經一次丟落過幾枚小炸彈，但那影響輕微到好像沒給人留下明確的印象。

時序跨上了五月，作為天然防空煙幕的山城的霧，它底濃厚程度已然從紙板一般變為薄紗一般。下微雨的日子不常遇到，倒反而太陽時時透出半面處女般羞澀的臉孔，給山城的石坡，街路，板房，抹上軟綿綿的亮影。

這一年的頭四個月，雖則也來過幾回警報，三月底的一次，敵機闖進了市空，並且在上清寺國民政府的建物左近丟下幾枚小炸彈。不過那幾架「荒鷲」來去顯得慌張，似乎有所畏懼似的。要說一般市民嗎，對於警報底深刻的印象，還是沒有。

嗚嗚嗚的緊急警報拉過以後，不少的人留在街頭屋簷下，不少的人留在房子裏面，漠不關心的樣子。至於肯躲進鑿得快告完成的防空洞裏的人，倒是極少極少的。

我那時住在菜園壩復旦大學裏，也就是一直不躲警報的一個人。滿不在乎，心裏兩根本無所畏懼，對於炸彈的破壞力以及它是否會恰恰落到自己的頭上來這類問題，從沒考慮過，祇是愚昧地這一個不理會。

菜園壩那地方，不能算是市中心，也不能算是市郊外，就算它是市區底偏僻的一角吧；距離商業中心的會仙橋約莫四五華里，距離政治中心的上清寺則是二三里左右的把一條牛舌頭來比擬重慶市區的地形，則朝天門是舌尖，一條大動脈直通舌頭中部，那是繁榮的中心線，政治中心的上清寺該處於舌根部位，菜園壩却位於偏近舌根部位的左邊沿。長江底黃濁的

江流，在它腳下日夜沿沿地奔馳。那兒聚集着幾家木行和一些平民住宅。四月三日，屬於一個重慶的標準的春天。陽光明亮得耀眼。不冷也不熱，有微風盪漾。微風吹皺了薄羽般的霧紗，很快却連霧紗也給捲跑掉。淡藍的蒼穹，很微妙的一些隨影在浮遊。一陣攪雜着春底氣息的微風刮過，使人會打呵欠想睡。

上午十一時頃來警報，警報使大地比較變得沉寂。我坐在文摘社，喫過午飯，百無聊賴，不知該如何排遣這一段多餘的時光纔好。也許隨手揀過一兩冊亂七八糟的什麼雜誌，斜靠在藤椅上像打瞌睡般有意無意地讀着的吧。

下午點把兩點鐘，遙遠的空際際約飄過來發動機底「空空」的濁音，我那時祇能採取唯一認為比較妥當的辦法，跑到院子裏一株矮樹下的，坐到石階上面等。要是「荒鷲」底二百磅的炸彈恰巧落到矮樹下的石階上面呢？關於這一層，可說心裏原是根本沒給考慮到。

「空空」的發動機的暴音，愈來愈緊密而高昂，但我是很鎮靜的，我知道敵機還不是迫臨我所處的處所底上空。突然，一陣隆隆的爆炸聲傳過來，非常密湊，恰用得着「連珠」這個形容詞，約莫有四五十響。我覺到地面微微的顫抖，房子也有點戰慄。爆炸聲過後「空空」「空空」的發動機的暴音漸漸去遠，彷彿是倉惶逃跑了樣兒。

到樓上看看，兩里外的東南方冒起一簇簇濃煙。解除警報，我跑到被炸彈的區域去看了一次。炸的是下新豐街軍事委員會所在地的附近一帶，軍委會那一圈平房，却沒絲毫損傷。

火在燃燒，四五處火頭。一團一團的黑烟，直衝上晴朗的初夏的大空，火舌捲躍四射；木材的燃燒發着畢剝的爆裂音，有突發的轟轟的屋樑倒塌聲；馬路兩旁，用簡單的担架，一連串地排列滿了受傷的人體。受傷的人，渾身泥灰與血污，頭髮披散，臉面烏黑，衣衫撕破，發着慘絕的呻吟，而有的則是一動也不動地。悲慘的氣氛籠罩那住整個區域。

在這樣境地中，我能够做什麼呢？我咬牙切齒地記住這一筆目觀着的血債。

第二天——五月四日，天色剛剛發亮，雞蛋黃般色彩的晨曦，鏡上朝東的窗榜，預算着又是一個大晴天。

## 「五三·三五」 ——方十張——

我還躺在床上，外面一片，一排排的人聲，鼎沸着，洶湧着，巨浪一般向我底耳孔裏灌進。這顯然有一種什麼事變在發生。待到我匆忙披衣到外頭一看，我的天：在這個大後方的戰時首都，竟然繪出了一幅慘慘的逃亡圖。

通過菜園壩伸延向西北方的鄉村裏的那條黃土公路上，像一連串在攪動着的濁水裏的魚蝦，人的軀體匯成一條綿長的看不着首尾的人流他們大都穿着寒慄而破舊的衣衫，蓬着頭髮，污垢的臉孔瀰漫着倉惶恐怖的青白色。男的挑着，馱着或則推着那種四川特產的獨輪車，担上，背上或車上是亂七八糟的什物。燒飯用的舊鐵鍋反轉來，板着的那副大黑臉最為觸目；其他的東西則有破舊的衣箱，灰黃色的被蓋捲，飯碗菜刀，腳盆木盆，小孩坐的小椅與搖車，裝着小雞的竹籠……，他們底經過一次緊縮以後的全副家當都在那上頭了。女的牽着，抱着，背着半歲大的，一歲大的，兩歲大的，三四五六歲大的抱着綠鼻涕的孩子，有人扶着蹣跚的五十歲的老太婆，蹣跚着向前行走。他們不絕地舉頭望天。重慶初夏的天是多美麗啊，柔和的朝晨的陽光映射着四面浮遊的乳色的草紗般的霧霧，真像香味而不過濃的酒，是醉人的天色呀。微風輕輕撫摩着一切，枝頭有色彩的鳥的鳴叫。可是我們保衛着這麼美麗的天空的力量，是多麼地微薄的呀！舉頭望天，那麼清明的天沒有給他們即使很微小的一點兒安慰，却反而增加他們底恐怖。唯一的辦法，祇有向荒野裏逃亡。

五月四日，幾幾乎是整個白天，壓着每個人心頭的，是一種大家都不願明白說出口的不安的氣息。

下午五時頃，一種困迫着人們。精神的低氣壓，顯得逐漸弛鬆了。也不知是從那兒得來的這樣一種推理，人們總以為下午五點鐘以後再不會有警報了的，過去就不會於這個時間以後來過警報。他們的理由是重慶四週多山，即使在夏天，黃昏以後總有些迷茫的霧。敵人的飛機，絕不敢冒這種黑暗中盲目飛行底危險。這樣的意識，就是我，在那時地存在着。

五時直前，我入市區。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目的，祇是知道今天夫子池有一個紀念「五四」的空前盛大的集會，就在這時間舉行，想去看，同時也企圖去找一兩個朋友擺擺「龍門陣」。便從菜園壩爬上一個高坡，到兩路口，向觀音岩那方向行進。差不多到達觀音岩的頃間，約莫五點二十

分左右，突然地，浮遊着輕烟般薄霧底初夏的重慶的夕空，迸發出一長兩短的嗚——嗚嗚的空襲警報的嗚叫。

街頭有點紛亂，人們有點慌張，我陷於進退維谷境地。到目的地的路程，已然跑一半，回去嗎？覺得好像虧了本那樣地不甘心；不回去嗎？又無法再向前行進。這時有一種這樣的意識在心头泛起：認定這個警報是暫時性的，絕不會來緊急警報。時間已然那麼遲晏，黑夜的厚幕就要掩蓋下來，空襲的可能性當然喪失了。推想或者敵機從川境遙遠的邊沿通過一下，是一種返棄去的行程罷了。於是我決定不向後轉，暫時潛入觀音岩附近一個小防空洞裏躲一下，還不願意深入的鑽進洞肚，祇逗留在洞口那兒。洞裏躲得有些人，可並不擠擁。

時間在沉悶裏滑過去，竟然是慢吞吞而又漫長地滑着，彷彿沒了油的破卡車那麼的遲滯呆笨。這以前，大概誰也沒有藏進洞裏歇那麼長久的經驗。

每一個人的嘴唇都噴出了詛咒，有人在不耐煩地咯咯咯咳嗽着，有人抽烟……。

剛過了六點鐘一息，具有蜂窩中一般嘈嘈聲的防空洞裏，隱約聽得到一陣若斷若續的汽笛底嗚嗚。不知誰說了一句「解除警報啦」，大家不約而同，覺得一準是解除警報了。防空洞門口，哄一聲，像堵塞住蜂箱口的一方木條一下子給全挪開，悶得慌的人一下子給全挪開，悶得慌的人，一湧都湧到防空洞的洞口外去。

我跟着就那麼出來，向東行進，目的地仍是夫子池。可是到觀音岩那幢掛着「立法院」大牌子的義林醫院三層的建物門前，攔了淺。路口把守着憲兵警察和防護團等人員，不准人們通過。於是那兒像一道水閘前面底一羣游魚，聚集了好些人。問不准通過的理由，說是緊急警報呢。人羣裏有人分辯說是解除警報吧，憲警們似乎也弄不清楚，唔唔地回答着，只是不准通過，於是雙方在那兒僵持住。也有人向後轉，也有的就待在那兒，我就是待在那兒的一個。待在那兒做什麼呢？那是連自己也不大明白的事。

無聊地逡巡在那兒約莫二十分鐘，遠方天際，隱隱傳來發動機的空空聲。剎那間，當一個「是自己的飛機吧」這樣的疑問閃上心頭的頃刻，突然，一陣急驟不停的密集的萬射砲的怒吼，就在我的頭頂上爆開來。

「這可精」，來不及再作任何別的思索，我近乎本能地將軀體擲倒於馬路右側略微窪下去的溝裏。

側臉向左方的上空眺望，九架雙翼的轟炸機橫列成三個小「品」字，在上弦月的迷茫的白光中，穿過初夏的夜空，正向我底頭頂上空航進。高射砲繼續怒吼，砲彈在敵機底下爆開出一朵一朵圓的烟花，黃豆大小的砲彈碎片，像驟雨般朝我的全身傾瀉。

炸彈不會恰好落在我身上的這念頭，一點也沒被考慮。我祇能不動地臥倒，聽天由命，微微點兒懼怖感是有的。

突然，地面像要塌下去般，我感到它底搖搖欲墜；人行道旁的單薄的樓房在顫抖，門面障上的木板彷彿發出震駭的弱鳴。我確乎沒有聽到很巨響的爆炸聲，祇是「蓬蓬」地低沉而遲鈍的響響連續者。可是，就在我直前不滿二十丈的東面，烟柱，火柱，烟柱，火柱，一簇接一簇憤怒的冒騰起來，直冲向這山城的乳白色夜空。一團團的火，吐出血樣的舌頭，塗紅了半邊天。

立即，一片淒厲混雜的號叫聲，向我撲過來。緊跟着這聲音的末梢，衝過來一條混雜慌亂的人流，好如一艘觸礁下沉而同時又遭着火燒的巨輪的乘客，在驚駭波浪的襲擊下奪向唯一的一條跳板上逃生。男的抱着箱籠或零亂的被蓋，女的攙着拖着孩子，臉面恐怖地癱變着，失神的眼光燒射着，下意識地呼號着……這慘絕的恐怖修羅場，一霎時使本身覺得不存在了，手足無措，顯然給這陣巨濤打暈。

出力地咬一下下唇，清醒了自己的神志，回復自己底存在的感覺後，我立刻溯着人流，朝着火海中前進。還沒抵達火場，馬路兩邊的人行路，便成爲兩條血淋淋的鮮血的小河。用簡單的担架，躺着肢體殘破血污遍身的人體，不斷的一具連住一具，一直延插入火場中。受傷的有的僵硬地躺着一動也不動了，有的掙扎呻吟，一聲聲裂人心葉的尖銳的慘叫，刺得我不絕打寒戰。

過了黃家壩口幾步，我無法再向前行進了。那兒的場面是一個大混亂，逃火的人，救火的人，救護的人，旁觀的人……擁滿在馬路中央。我鑽着空隙向前再擠幾二丈距離，便到了無論如何無法再向前行的絕境。直前，一片大火的海，左右烈燄跳梁，發着狂暴的獸性；火舌又像發

瘋了的惡魔的巨掌，我看到它們撕毀一幢一幢房子的屋頂，窗戶，牆板……然後它立刻從空出的隙縫，向外面飛揚煽躍。

我被烤得渾身發熱，面孔發燒流着汗，呼吸急促……一位新聞記者型的外國人，站在我旁邊，開麥拉湊近眼眶，向火的現場攝影。

突然，彷彿從火的彼岸傳來兩聲汽車喇叭聲，一輛小汽車，像一艘救生艇一般，從火的波濤底下穿了過來，車身的噴漆上冒煙，以爲是着了火呢，救火員把水龍頭向它灌射。可是它「多多」兩聲，朝觀音岩那邊飛跑，沒入人流裏了。

我想，要是再向前行進，祇好渾身冒烟，變成焦炭吧。這麼着，我向後轉。

事後知道，沿中一路，到夫子池，小樑子以至朝天門，都落了炸彈和燒夷彈。擲成橫列的敵機，顯然在同一個時候，把炸彈盲目地一齊向下面濫投。

一位在夫子池廣場那邊一處救護隊裏當看護的朋友告訴我，她看到殘缺的屍體堆成一座一座的小丘。

### 下期要目預告

- 向官僚政治挑戰……………程仲文
- 迷霧中的上海文化……………魯莽
- 誰該接收日僑遺留品……………張契渠
- 追尋幸福的原因……………侍析譯
- 逃出北平……………尹雪曼
- 海風……………邢芬翹
- 沒落家庭和我的可笑模樣……………蕭克念
- 倫敦的金屋……………屈鑄培譯

# 風雨少年

• 念 克 蕭 •

誰都有過少年的黃金時代，都是永遠懷戀着的。我的少年，却在風雨中飄了過去！只留下刻在心上的那一點慘黃的痕跡，徒供惋惜和懷戀而已！

我以為我有敘述我自己少年故事的權利，而且也有這義務，因為現在許多年兄弟們也正是在風雨中打發日子。在這些被打發的不可算計的寶貴日子中，正不斷發生着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而在這些無窮無盡的動人故事中，又正表現了多數人類的真正精神與感情。我為甚麼不應該將我的少年故事敘述給正在度着苦難日子的年輕兄弟們聽呢？我相信我的少年故事是多是少足以發發許多年兄弟們的精神與情感的。至少也會引起同情的欣賞而足以互相印證以為慰藉，這就使我自己足以鼓舞我的興致。

現在應該首先簡略地介紹我自己：我是一個軍人，自然憑着我的身份，就足以多少掩飾我文字上的淺陋了。我無意於現在着手寫自傳，我想我不必在這兒渲染我的身世和敘述履歷。應該介紹我自己的：我確是一個留蓄而低能的人，尤其是還一向自以為聰明和能幹，自以為是一個英雄。這就更足以證明我真正的低能和愚蠢。現在已近中年，也發覺并證明了自己的平庸無用。然而我却仍然不知不覺地自以為了不得。這就是我的不可救藥的習性。因為我是這樣的一個人，所以我的少年時代就不免造就了許多「阿Q」這樣的一個人，一個至少自己不可思議的人。

因為我喜歡講我自己的故事，我又自信我的少年故事并不是不與現在許多兄弟們的珍貴少年不相關連的，所以貿然執筆。我考慮過應該從甚麼時候起，寫到甚麼時候止。以「少年」二字來說，或者應該從十五歲寫到二十五歲，可是我只有寫十八歲至十九歲那一片段的興趣。我現在所寫的就只是這一片段。因為這是我所最珍視的。其印象是永遠不能磨滅的。我的這一段少年生活，在狂風暴雨中度過，並沒有人引路，也沒有雨傘，我只和我的弱小無依的可憐伴侶在黑暗前進。我只覺得在前面有着無窮盡的不可思議的光明，並不覺得週遭的黑暗。我不知道有黑暗，因為我心中憧憬着的光明照徹了我的全身和我的環境。我沒有自以為是在風雨中行進，只覺得所走的路全是坦蕩的。當時並沒感覺甚麼痛苦和煩惱，也並不焦急。並且還很快樂和興奮。我想我是正在走上天去，又是快要到了，或者簡直不知道是走向那裏去，只覺得應該這樣走，走得很有趣而足以自慰。我的伴侶也都是如此，我們都很歡樂。現在看來，這一片段，所以也許就值得珍視了。

我並不存心想要由於敘說我的那段少年生活而影射出當時那個大時代。却是那個正在轉變的大時代，有時會自動地影射出來一點。我並不想寫出某一個人，也不想寫我自己，我只要寫那一段故事。真實的故事。可惜現在越時太久了。許多地名人名漸已模糊不能記憶，許多細微曲折的事故也不甚能確記。就像回憶多年前看過的電影，若有若無，更不知道是那一片子的故事了。自然這就不能不忽略了許多情節。而只能就記憶

所及的一直寫來，更不會，也不願有甚麼穿插加於其間。並且連記憶所及的事，也都只是一些真實的情節，於實境大多却是模糊的。

我自己，更不能不悵惘了。我所以要熱心介紹我的少年經歷給現在的年輕兄弟們，我想我當然應該是有點感想的。無論甚麼人的生活目的，總是走向光明。自己的光明，和人類的光明，而在少年時代，這種「走向」的精神和意志，都是更為奮發而堅決。無論其動機是為人或者為己，總是純粹的，真美善的。其生命力的發揚，也就特別蓬勃而烈。人在幼年，只是欣賞和享受自然，不知道人，也不知道自己。到了少年，就會不知其所以的自覺了「人的價值」，而亟願將自己貢獻於人類。並且要使自己進而成為「人類的價值」。於是就毅然開始其毫無顧忌的前進。光明的希望，使其全身充滿着歡樂。這個時候，是每一個細胞都跳躍着的，這是人類生命力的真正價值。其可寶貴，遠勝於人的本身。假如人類這種生命力的熄滅，人類就自然會永遠消失。一個人以至一個民族的生老病死，也以此生命力之有無強弱而定。人類永遠是少年，人類才永遠是生長。譬如說：我們的「少年中國」在那裏？無疑義的在中國少年。我們的中國少年現在是怎樣生長着呢？以我看來，現在中國少年的生命力却並不怎樣顯得蓬勃而強烈啊！

生命力是人的本能，這種本能是足以應萬變排萬難的。並且愈是到萬變來攻萬難相迫之時之境，其發揚蹈厲亦愈益強盛而無窮。又由於本能

(下接第十五頁)

一個老學究在私塾裏教書，他把「一會兒」解釋為「一個人見了他的兒子」。把「拿破侖」解釋為「拿着破輪子」。而且他還說：「現在的書沒有從前木板書好，錯字太多，命字是輪字之誤。」

「百無一用是書生」，文人的不值價，是自古已然；因為文人只會寫文章，文章不比貨物，沒有市場，可以隨便出售。那料現在真個花樣翻新，情形變了，文人所寫的稿件，據四月九日大美晚報載：也和各大廠各公司的股票一樣，上了市場。捐客手中，往往持有大批文章的貨單，兜攬生意，五花八門，各色盡有，一經品定，交易即成。但是，能上市場的文章，要有噱頭，要能迎合社會的低級趣味，不是個個文人所能寫所願寫的。

熊貓係世界稀有珍物，產於四川汶川縣。英皇家博物院，曾托川省府代為捕捉。據四月十一日新聞報載：川省府請川大教授馬演，前往汶川縣搜捕熊貓，經時數月，業於月前捕獲一頭，係

# 線曲緯經

雌性，約三尺高，重四十斤，全身白毛，僅眼毛與耳毛係金色，腰間約有五寸長黑花，尚不足一歲，極美觀，仍護養中，並設法覓捕雌性，同贈英皇家博物院。

價格與貓的價格差不多。

某翁年紀已經七十多歲，家中有五位姨太太，外間還接二連三租小房子，有人問他是「什麼道理」？他說：這是「救濟失業，增加生產」。

一女教員對初中一年級學生，教英文字母，把B字讀得特別響亮，那時男學生都笑了，而女學生却臉紅了起來。那女教員看了看，便會意了，忙說：「這個不是那個。」

有人把男人分為三級，第一，上等人是怕老婆的，第二，中等人是騙老婆的，第三，下等人是打老婆的。

西藏江孜附近，有一男女合一的喇嘛寺，（不是黃教）寺內有男喇嘛，也有女尼姑，他們共同生活，生了孩子，不管是誰生的，一律是小喇嘛，小尼姑。到現在為止，已有一百多對夫婦了，所以那地方的男人，如果想解決性的問題，便去出家。

世界上最不自私的，是女人的化裝，她化了不多的時間，不少的金錢，結果不是給自已看，而是給別人欣賞的。

華南某地有種風俗，一對夫婦如果不生兒子，就化錢買一個女孩子回來，這個女孩叫做「等郎妹」等到那夫婦生了兒子，再等那兒子長大以後，纔與他結婚。倘若女孩二十歲的時候，新郎剛出世，新郎十八歲結婚的話，女人已經三十八

歲了。如果夫婦一直沒有生兒子，那女孩等郎要等到死。

對女子之稱呼，吾人通常稱為我的小白鳥。我的小白兔。

西藏人則稱：我的小猪，南美土人稱：我的紅薯，希臘人稱：我的扁豆。不列顛人稱：我的小非魚。阿剌伯人稱：我的清涼的胡瓜。見於書冊者，以元世祖稱其妻董文炳為董大哥為最奇怪。

有一個老和尚領了一個小孩做徒弟，在深山裏住了十多年，使他見不到一個女人。後來徒弟已有十八九歲了，老和尚領他到城市裏去，徒弟見到街上穿着紅綠衣服的女人，便問：「這些是什麼？」老和尚說：「那是吃人的老虎」。回來以後，老和尚問徒弟：「你在城裏玩了一天，最歡喜什麼？」徒弟說：「歡喜老虎。」

一個女子將近出嫁，對於自己的家庭有戀戀不捨之慨。問他嫂嫂為什麼一定要出嫁呢？嫂嫂說：「這是周公之禮。」等到他嫁以後，回家又問她嫂嫂：「周公在那裏？」嫂嫂說：「周公已經死了，他的廟在城外，你問她幹什麼？」他說：「我想到周公那裏去燒香，敬一敬他。」

西藏地方，女少男多，一夫一妻，不够分配，所以常有兄弟合娶老婆的，西藏女子一點不以為奇，她們聽說外邊人一個女人只嫁一個丈夫，還說那女子寂寞得可憐呢！

# 經緯拾零

某大學工商管理某教授，日前命學生調查上海各企業公司三月份薪津分配狀況，每人至少一家。有一學生繳不出，乃向教授曰：「學生實在無法調查，不能算例外。」教授詢之：令尊「任何業」曰：「開居」！又問「有無親戚在外任事否？」曰：「有」。教授乃曰：「豈不能詢諸親戚耶？」不意此學生答曰：「親戚皆從事投機買賣，無業可查！」舉室哄然，教授亦無如之何。

某著名大學作文課，本學期規定星期日晨在教室中做，二小時堂堂交卷，上課開始時教授出了題目後便離開教室，於是教室內頓成茶館，三五成羣，只聞一片嬉笑聲，罕有動筆者，直到最後半小時教授來催促時，大家纔心慌意亂地草草了事，教授亦無可奈何，為之搖頭不止。有好事學生稱作文課為茶話課。實則教授搖頭，學生嬉笑，互為因果，有此因果上課固可改為茶話，學校亦未嘗不能改為茶肆。

美人魚楊秀瓊，已正式下海做記者，採訪路線，屬於外事方面。有人謂：楊秀瓊本人就是新聞，所以她的採訪新聞，恒有被新聞採訪之虞。審奸聲中，滬某報更刊出民國廿三年全國運動會時，現因漢奸罪被判死刑之褚逆民誼為楊驅車照片，於此益信新聞海中新聞更多矣。

鎮江及附近地區的兩萬多日俘是遣送走了，遺留下來的很多東洋

狗，却引起了這裏大人先生們的愛重。為這問題，他們開會發款，設收容所，（已委楊浩為主任）忙得不亦樂乎。流浪在這裏整天躑躅街旁的萬千蘇北難胞，聽到了這樣的消息，都有點啼笑皆非之感。對「寧作太平犬，不作亂離人」這兩句話，更加深了一重認識。

倫敦廣播：天文學專家阿南諾夫，現正準備利用原子火箭直達月球。據稱：第一次試驗時，渠將使用電達控制原子火箭，並無任何人隨往，外傳有九位年輕貌美之法國女子，將隨同原子火箭進入月球，絕對不確。但在第二次試驗時，渠將親自前往，預料原子火箭到達月球之所需時間為三點零廿七分。

汪精衛在南京粉墨登台後，各地民衆一致痛罵他為漢奸，將他比作秦檜。後來有人提議將他「賢伥儷」倆鑄成鐵像，跪在抗戰陣亡烈士紀念碑之前，讓他倆永遠懺悔懺悔。此議一提，全國響應，蘭州洛陽長沙韶關等地，民衆紛紛自動捐輸，不久像成。洛陽城中的一對，建在十字街口，跟真人差不多大小，仿西子湖畔岳王墳前的秦檜夫婦像，陳璧君袒胸露乳，厥狀至醜。頑皮孩子們終日玩着她的鐵乳，用紙捲捲成香烟狀塞在她嘴裏。不久，胸部一帶已被摩擦得像匯豐銀行門口銅獅子的腳爪一樣晶亮發光了。

褚逆民誼在被處死刑後，還老羞面皮，述宣判後的感想，他說：剛才聽到審判長根據了懲治漢奸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並且依照

本人之請求，判處死刑，本人非常滿意。不但本人滿意，一則，檢察官代表政府起訴時，即抱這個希望，今日果如其所願，檢察官當然滿意。二則，一般無槍階級之附和者，要求政府嚴辦漢奸，以為時髦，現經宣判科本人以死刑，不算不嚴，亦當然滿意。三則，有槍階級之橫暴者，會威脅政府釋放政治犯，不釋放漢奸，乃處本人以死刑，可謂釋放政治犯，不釋放漢奸，更當然滿意。本人為什麼滿意呢？假定不處我死刑，那我對不起孫總理，汪先生，及和運諸先烈於地下，及和運同志之已判決或尚未判決者諸同志，本人以今日得到死刑之判處，真所謂皆大歡喜，但是大家要曉得，雖則本人自請處以死刑，但決不是自己承認有罪，不過是我求仁得仁而已。尤其依照懲治漢奸條例規定，處我死刑，更不合理。因本人上次已經把這條例駁斥，他根本不合論理學，如果主張和平有罪，那麼主張抗戰，亦應有罪。殊途同歸，救國主張則一。其間的分別，不過聯合國勝利，所以抗戰成功。要知道軸心國家失敗，和平亦不得謂之不成功。我們抱了總理臨死時和平奮鬥救中國之遺訓，現在總算達到目的了，世界和平了，國家可以統一，人民可以不再犧牲，可惜到現在還不能抱這樣的樂觀。雖則抗戰者有功，已經對他們下了好幾種勳章但有躲在國外者，有避在澳門，香港，上海等處者，既未努力於抗戰，又未盡力於和平，美其名曰潔身自好，明哲保身的人士，眼見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而不肯援手以救之，其忍心逆性悖理，乃至於此，可為浩嘆。那一般苦口婆心忍辱負重，捲身入獄，而為工商家時時和平抗日者，如趙上之謝蘭



(上接第八頁遺鄉)

地下垂，兩手合抱在胸口，想用自己從胸口發出的熱氣，溫暖自己……  
我開始給他寫信，思想如何措辭。

夜間。

風停息了，高空佈滿了俯視人間的密密的星眼。

當午夜十一點鐘左右的時候，第一次大霜開始降落了。

空氣清微而且刺骨的寒冷。

早晨起來，我家園子裏乾草堆上白皚皚的一層，花壇上的胭脂草，紫蘇蘭……在同一的夜間死去了。

今天，當我出去散步，從短街經過，小吃店主人，那麼驚奇地向我招呼：

「先生，你昨天給他寫信的那傢伙，夜間凍死了。」

我點點頭，沒有回答什麼，也答應不出什麼。

我躡躡在田野間底小路上，我底頸項好像給鐵錘重重地打了一下，始終拾不起來。

一年中第二次大霜醞釀着。

墨灰的浮雲，掠過了太陽，使地面留下了一塊塊黑的地圖似的雲影。忽東忽西的消長，徙移，往往同一原野的右角照耀着黃金的陽光，而左角却平鋪着鉛色的雲影……

俯着頭，踏着小路開昨夜給霜殺死的枯黃的小草，我沉思着，

兩個埋葬手，抬着一具死屍，向着通往坎山底小路上來了——死屍好像一件船埠待運的貨物，外面裹着稻草。

當從我身邊抬過去時，我又看見他那露在稻草外面的剛剃過頭的髮根發青的那隻大腦袋……

「給沒有棺材的死人，多加一鏟土吧！」

我舉着有千鈞之力的手，向那兩個漸漸離我遠去的埋葬手呼喊。

我底脖頸始終抬不起來，我回憶着昨天底事——我好像與死者共同犯了莫大的罪，共同「欺騙」了一位六十五歲年老的善良的母親。「很快回來了。」這句話鞭打着，受了良心的譴責：我好像不該替他寫那封信。

# 經緯信箱

(一) 北站李阿毛問：

北站附近衛生局清潔所旁邊，屎尿滿地，行人掩鼻，不審該局該所負責人作何感想？

唐吉答：

勝利以來，大家忙着接收。所接收的是「局」與「所」。至於「衛生」「清潔」，還須追問交代不清的日寇。

(二) 杞人問：

人類到什麼時候可以全部消滅？

唐吉答：

原子炸彈秘密掌握在目前亟求知道原子彈秘密的那班人手裏的時候。

(三) 北平畢鐵生問

現在工人薪津還較文人月入高數倍，然而還是工潮迭起。為啥一班文人不要學他們的樣，也來個「怠筆停文」？

唐吉答：

蔣主席說：現在是科學的羣衆時代。羣衆有組織便有力量。工人是羣衆，有組織，故有力量。文人意志不統一力量不集中，所以沒法和工人比。假使，文人也有個「文頭」，登高一呼，大家「怠筆停文」，「怠」上半個月的「筆」全國報紙雜誌全是白紙，你瞧，包你社會局長親自出來調解。至少排字工友也要背地裏出來疏通了。

## 經緯週刊 (每逢星期日出版)

新一卷一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五日出版

定價國幣三百元

|      |                            |
|------|----------------------------|
| 主編者： | 經緯出版社編輯部                   |
| 發行者： | 蕭                          |
| 印刷者： | 中國科學公司                     |
| 發行所： | 經緯出版社發行部<br>上海虹口山陰路大陸新村二四號 |